野世外傳

文：友蘭女士　圖：風

七〇四：要娶貴族先須改籍

由公園稱日本第一的高松府，四，隨後留學英法德，可是這次同我國的首都，有遊船斜向西，橫渡兩處名島，到「九州」的內海岸，稱「溫湯名港」的別府。小荻同歐陽看白日的內海羣島大大小小羅列的風景。他們坐的是奇大的高級艙，這兒似一間小型戲院，可看大銀幕的電視。廳中部是一排排的長椅發位，左右幽窗是一個個對面坐的卡位，寬敞的絲絨椅發座。

所有自動機購飲料、香烟、啤酒，皆隨處可用，另有櫃台小店，售賣各種餐食。他們坐一卡位，買來下酒的炸鷄、香腸、兩人飲啤酒。「只要沒有人工伺候，每樣東西便宜三分之一。」歐陽的新發現。正面上層甲板上，和左右寬大的甬道船舷都有大靠椅，是郵船的作風，他們上到甲板，各靠一張大躺椅。

「有件事，必須你考慮，我不得不說。歐陽，你的護照是香港土生的英國籍——布列提希，可對？」歐陽道：「你不是看過了嗎？你說有什麼困難？反正我們這類護照，全都是中國人。」小荻伸手握住他道：「有一點，母親是會堅持的，你可知道偕同旅行的後父新郎王博士，王採芝先生不知。小荻悄悄告訴他：「他原是美國土生華僑，在美國一直到大學結婚後，遺產四分之三，由生母監護人伯爵夫人移交，其餘則保留四分之一，作爲個人贍養，有處理權。」

「好，返東京後我同你到法國大使館辦改籍手續？」歐陽問她，她說：「明天先在別府律師樓辦你的志願書！」

她拉了他手，熱烈地一吻：「我答應一生幸福交給你。」

綠隱

懷楚

九八二：讚他神機妙算

「你已和黃亨通過電話嗎？」陳經理嚐了個大大的烟圈道，「他怎樣說？」

原來，狡猾的王明當知道李偉生說了「私奔」二字後，已明白他們兩人逃亡到這裏的眞正原因，而改來更說出黃亨的名字，心中更覺要打探的情況明朗化了，於是回來向陳經理稟告，陳經理馬上佈下陷阱，請晚宴留住他們兩人，免得他們又逃亡了，另方面要王明與黃亨電話聯絡，等候黃亨的指示。

的確，黃亨的大名在華人社會中是响噹噹的，越是大都市的華人，越認識他。

陳經理早就想巴結黃亨，以便日後在生意上關照自己，這次機會來了。他當然會想象到，黃亨此刻的心境是如何的難堪和憤恨的，因此，帮忙他找到他們兩人，黃亨肯定會厚賞自己，所以，他命王明用電話聯絡。

黃亨既是他命名人士，找他不難，結果，王明用長途電話先找到公司，再接到家中，便和黃亨通上電話了。

「我們談了十多分鐘，」王明恭恭敬敬地對老板說，「他要我們不要打草驚蛇，想辦法挽留他們，這些他也許會親自來這裏。」

「所以我今晚就騙他們，說要升他們職，看來，他們不會再逃亡的。」

「你眞是神機妙算！」王明恭維道。

三四九：親自出馬

不久，傳出阿漢把聲曰：「阿錦，明早大佬親自出馬。」

洪成錦曰：「如果晤掂，點呀？」

阿漢曰：「大佬有出聲，不過我地要提防廖華，大佬叫我地準備。」

洪成錦曰：「是否都佢！」

阿漢曰：「大佬有講，總之，單備一切，我驚佢會搵人挾大佬返去，咁我地連八十蚊都冇。」

洪成錦媽聲，曰：「好喇，我去部署。」

阿漢曰：「無謂叫阿定，大佬知佢鞋女，好唔高興，叫埋阿全，我地四個，分兩架車，大佬同我一齊，你地三個一堆。」

洪成錦曰：「總之，我地睇你手勢行事。不過，唔叫阿定，似乎唔多妥，我地講過有難同當者也！」

阿漢曰：「大佬會經講過不必叫佢。」

洪成錦與阿漢，咪咪媽媽了一輪，又唉聲嘆氣，兩個人一齊離開酒店。

阿七與辣椒仔等人坐在車內，深處飛，直讓白雲吞噬……險風惡浪暫時沒有，將來難說。

再跟。

阿七曰：「不必矣，事情到此，告一段落，佢兩個可能去搵阿全，佈置一切，這個阿全，暫時可以不理，極有可能係牛山村黑鬼全。」

辣椒仔曰：「然也，黑鬼全係大圈仔，扮作小販，王定亦係小販，實則全伙搵機會做世界，波會又係，這個阿漢，睇來不會例外。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跌打佬李光搭鏡搵嘢對象，估不到現在益了我地。」

辣椒仔揸車返到二號大本營，將錄音帶放畀客家周聽。

客家周曰：「奇在廖華方面，並無動靜。」

碧血情仇

文：峨石　畫：秋

十二：大戰前夕

龔案主道：「聽閣下之意，似要咱們回絕對方？只怕他們不會放過咱們！」

陳萬里道：「頗以圖的武功雖然不錯，但還嚇不倒在下！嗯，他約你們幾時同話？」

「五天之後，地點仍在陽春酒樓。」

「隨頗以圖而來的那人是誰呢？」

「他自稱姓敵，但咱們都認爲那不是他的眞姓，聽口音，似是江南人氏，但不會見過。」案主道：「閣下肯陪咱三人同去見他？」

陳萬里沉吟道：「同去恐不方便，不過屆時在下匿在陽春樓內，必要時自會出手！三寨主若恐以後沒有安樂日子過，待到瓦剌侵犯時，助官兵一臂之力，朝廷在用人之際，料會救你們佔山爲王之罪！」

二寨主道：「這倒不失是個辦法！」

三寨主瞪他一眼，道：「老二，你一向怕死！」

大寨主則仍有所担憂：「假如西師，爲善信挽留，道才做了主持，青雲與三位寨主認識有年，時時通歌曲。（三三一）

冨峰。那道長號青雲，四處行脚，年前至安陽，因城隍廟原廟祝殿群談？」陳萬里隨他們進殿，賓主坐下，先通姓名，道才知道，那個漢子在太行山落草，手下有近千人，大多數是被官府迫得沒處安身的人，大寨主冷子清，三寨主二寨主冷子清，三寨主是一家人，施主何不進殿一敍？」陳萬里道：「既然大家是一家人，施主何不進殿一敍？」

道長道：「陳萬里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陳萬里，在咱們未會答覆之前，不肯透露一個字！」

二寨主道：「他口風緊得很